

## 《飞越疯人院》与美国的反文化运动

董小燕<sup>1</sup>, 陈艳龙<sup>1</sup>, 苏新连<sup>2</sup>

(1.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2. 中国矿业大学 外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在《飞越疯人院》这部小说中,肯·凯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无赖、印第安人、女性和黑人形象,这几类曾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化人物在疯人院——这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既再现了保守、沉寂的五十年代,又昭示了喧嚣、动荡的六十年代,是那样一个骚乱动荡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特定产物。

**关键词:**肯·凯西;《飞越疯人院》;颠覆传统;反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09)03-0060-04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Theodore Roszak 将“反文化”归结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一切青年人抗议运动,“既包括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革命’,也包括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复兴等方面的文化‘革命’”<sup>[1]</sup>。反文化运动所到之处,以强调工作、清醒、俭省、节欲为人生态度的美国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批判。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反叛活动表达对主流文化、现存制度的不满,对妇女、少数民族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在那样一个喧嚣而又动荡的年代,许多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作家成为这种放浪形骸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被誉为反文化运动宗师的肯·凯西便是其中之一。以他在一家精神病院做兼职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创作的小说《飞越疯人院》,讲述了一个意外闯入精神病院、天生桀骜不逊的无赖麦克默菲带领众病友同医院机械、专制的护士长雷彻德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在小说中,肯·凯西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无赖、印第安人、女性和黑人形象。这几类曾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化群体在疯人院——这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缩影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大放异彩。本文旨在反文化运动的语境下对小说中颠覆传统的几类人物进行

详尽的解读。

### 一、桀骜不逊的无赖——麦克墨菲

小说的主人公麦克墨菲参加过军、打过架、做过伐木工,是个居无定所的流浪汉和不要命的赌徒。他有点无赖习性却又不乏真诚坦率。他佯装精神错乱以躲避劳改农场的苦役。他对自己自私的动机毫不隐瞒,并享受为自己安排的舒适生活。他崇尚自由,不愿看到有人左右他人的生活意志,是敢于奋起反抗专制与暴政的叛逆势力的代表。置身于机械刻板的精神病院,麦克墨菲注定与其格格不入,他发动并带领众病友反抗专制与暴政、争取自由与权力。麦克墨菲的种种反叛行径被精神病院视作是异类的举动,对他的病友们却起到了启发和治疗的功效。最初,他们是群“大气都不敢出”<sup>[2]48</sup>的“兔子,只是年龄、程度不同而已”<sup>[2]61</sup>,像机器的零件机械地生活着。在麦克墨菲的帮助下,一切都变了。他将音乐与歌声、酒精与性带入病友们沉闷乏味和机械单一的生活,释放了他们的活力与人性,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一群心智健全的正常人。他的反叛还激起了他们长期深埋于心底对医院的不满,自觉拥戴他为领袖,不再惟命是从,学会了质疑和反抗。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学会了重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重新找回了他们的自尊以及对爱与生活乐趣的追求。同时,麦克墨菲还体现了自由的另一个极端。他

收稿日期:2009-03-18

作者简介:董小燕(1981-),女,江苏盐城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的生活非常自由,或者可以说是堕落,他曾因在街头和酒吧酗酒闹事、扰乱治安和犯强奸罪而多次遭到拘捕。他憎恶并抵制所有的统治与规则,极度漠视纪律与权威,对去过的所有地方如学校、军队、监狱或是医院的权威都充满敌意。他放荡并不自制,结果给他自己和同伴们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危险。“在他身上明显有‘垮掉派’传奇人物尼尔·卡萨迪的影子。他们都精力过人,他们都放荡不羁,他们都四处流浪,他们都蔑视陈规,他们都坐过牢。不同的是麦克墨菲的经历似乎更加激烈、更加夸张。”<sup>[3]</sup>

追求自由、蔑视权威、反抗压迫、破除专制,这些发自内心的天性之举却被视作疯癫之举,甚至被切除脑前叶成了一具活僵尸! 麦克墨菲的悲剧并不是偶然的。他无拘无束和随心所欲的个性同当时推崇循规蹈矩、墨守成规以及无条件地接受服从权威的的美国社会是相悖的,是个无法被保守社会所接纳的局外人。在一个由机器而不是由人来操作运转的社会里,那些保持并忠于自己个性的人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而那些丧失个性、只知迎合主流社会虚伪价值观的懦弱恭顺之徒却被视作是心智健全的正常人。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疯癫的人看起来是正常的而正常的人看起来则是疯癫的。人性和尊严遭到了无情的践踏,美国所谓的民主和自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麦克墨菲的悲剧象征着以雷切德为首的专制统治的胜利,但原来被整得服服帖帖的印第安人布朗顿最后从麻木的知觉和情感中恢复了过来,并成功地逃出精神病院的举动表明,麦克墨菲的反叛精神已经传播开来,唤醒了他人对自由与人性的渴望,实践着“垮掉派”和嬉皮士代言人的身份,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反文化的斗士。

## 二、无声的控诉者——布朗顿

布朗顿则是来自丛林的另一种原始粗犷文化的象征。他高大魁梧,力大如牛,却因为目睹了父亲——一个真正的部落酋长在白人妻子的“教化”下逐渐变得卑微,最终被政府的威胁击垮的整个过程而变得胆小怯懦,听凭他人的摆布。他神智不清,患有精神分裂症,周围发生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零散的片段,都是不真实的,“像个卡通世界”<sup>[2]34</sup>。他的叙述也都充满了幻觉、梦魇和离奇的想象,外人往往不知所云。但他又并非一个严重的精神病人,在大多数时候他又是心智健全

的。他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相当可信的。他是沉默的,尽管他不是哑巴。“不是我自己先装聋的,是别人先认为我是既听不见也说不出的聋哑人”<sup>[2]178</sup>。怯懦、恐惧、社会的无视,久而久之,他选择缄默作为他的生存之道。但他的装聋作哑却使他能够避人耳目,了解到精神病院极权专制的内幕。他又是足智多谋、深谋远虑的,通过装聋作哑避免与专制体制的直接冲突,认清并告诫麦克墨菲即将降临的厄运,积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自由。

在小说中,布朗顿被赋予了全方位、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的奇妙视角,透过他的眼睛和耳朵来观察和叙述发生在精神病院里的一切。他被赋予了话语权和控诉权,尽管他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失声”的状态。于无声中,透过迷雾和幻觉,他一次次洞察并分析了其他病人各自的处境问题,一次次真实再现了精神病院如何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进行打击迫害病人之实的伎俩,一次次对精神病院进行了严厉的控诉。此外,作为一个几百年来一直被边缘化、被消声的北美印第安部落后裔,布朗顿还被置于核心和主要的地位。是他,解救了手术后和活僵尸无异的麦克墨菲;是他,继承了麦克墨菲的精神遗产,成功地逃出了疯人院;是他,最终生存下来,讲述这整个故事;是他,代表了作者的立场观点和对道德的评估标准,俨然成了凯西的发言人。因此,小说的中心主题既不是关于反叛者麦克墨菲,也不是极权专制的代表雷切德,而是关于布朗顿。关于他如何从麻木的知觉和情感中找回记忆,克服阴霾,重拾勇气,恢复人性,回到原始而野性的大自然中去。相对于北美印第安人政治和文化意识的觉醒,布朗顿意识和人性的恢复无疑具有先瞻性。

## 三、可恨又可悲的雷切德护士

同小说的其他主要人物相比,雷切德更多地是个符号,关于她的个人信息十分有限,只知道她是个块头高大、头发花白、从军队退役的“大护士”。从她浆洗的制服到生硬的表情到机械的举止,所有关于她的细节都暗示她是一个自动化的典范。不仅言行举止表现得像台机器,她还将所有人都变成她强权机制的一个个零件,让所有人都机械地服从她所规定的程序。“她是个女性,却没有女性的温柔善良。她那丰满的胸部被紧紧地束缚在她那熨得笔挺僵直的白大褂底下,象征

着女性热情、温柔、宽容等特点被冰冷、僵死、机械的高效率所扼杀。”<sup>[3]326</sup> 表面看来,她是精神病院泯灭和压抑人性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她对病人的威慑力在于她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布朗顿称之为“康拜因大机器”的专制残暴的统治机构,通过各种现代化的高压手段控制、驯服病人。在这里,大护士就是权威,容不得丝毫的质疑和反抗。任何挑战她权威的人都被视作异类,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她通过药物、电疗、脑切除术等医学手段和暗示、羞辱、恐吓等心理攻击从肉体和精神上迫害这些病人,使他们成为一具具没有思想和人性的行尸走肉。同麦克墨菲所代表的人性和自由相比,雷切德和精神病院代表了对生命的完全控制。她剥夺病人音乐、欢笑、爱等人类正常的娱乐和情感,抓住一切机会打击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压制人类应有的自由与人性。

从小说本身来看,雷切德确实独裁专制,压制病人的人性和尊严,但她也是泯灭人性的“康拜因大机器”可悲的受害者。二战中,大量的美国妇女投身劳动大军,填补了战时的劳动力空缺。有些妇女甚至参与了战争,这在当时受到主流社会的普遍赞扬。但战争一结束,妇女战时的贡献被逐渐淡忘,被要求重返传统角色,继续做她们的贤妻良母。从某种意义上说,妇女成了美国二战胜利的牺牲品。面对 50 年代主流社会有关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舆论,大多数妇女响应这一号召,甘愿回到家中做专职的家庭主妇。但像大护士那样历经战争工作锻炼和考验的女性往往对这种观念深为不满,深刻体察到了男性社会甚至她们的男性战友对她们态度的转变。当面临种种压力,为了反驳舆论有关妇女在体力上天生不如男性的观点并保住她们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这些妇女不得不故作强大凶悍。作为整天同精神病院的男病人接触的少数妇女之一,雷切德必须压制她的女性气质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作为一名从军队中退役的护士,她已习惯于机械的管理和绝对的服从,下意识地将其运用到精神病院的管理上。她的工作能力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她的病房比其他病房需要更少的看护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她工作高效的一个最好佐证。当她选择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工作能力的认同,付出的代价是基本生活乐趣和女性气质的丧失。独裁专制、非女性化的大护士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女性角色的塑造,有力颠覆了当时主流社会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界定,以

独特的视角记录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唤醒了公众的女权主义意识。

#### 四、施虐狂的黑人看护

除了要遭受独裁专制的大护士灭绝人性的压迫,病人们还要忍受三个黑人看护的暴力施虐。他们主要靠威胁和暴力使这些病人屈服,任何对病房里既定体制不从的病人都会招致他们的粗暴对待。正如病人们必须机械遵守医院的各项规定,黑人看护必须机械执行各项规定。作为“康拜因大机器”的帮凶和工具,黑人看护同大护士一起从精神上打击和迫害这些病人,故意揭他们的伤疤、践踏他们的尊严,使他们完全沦为被羞辱的对象,是泯灭病人人性和尊严的实际操作者。这三个黑人看护是经过大护士“好几年千挑万选才留下来的”<sup>[2]31</sup>,完全符合精神病院的需要,正如大护士所说,他们“对人恨得深,下得了手”<sup>[2]31</sup>。

这三个黑人看护对白人的极端仇恨心理震撼着每位读者,让人们不由得深刻反思造成黑人仇视心理的根源——种族歧视。长久以来,美国黑人就一直为融入主流社会而进行不懈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其中二战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黑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分水岭。二战中黑人广泛参战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自我意识和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他们并不好战。起初,他们想通过和平和非暴力的手段来消除种族歧视,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利。在经过 1956 年的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60 年代初的静坐示威运动,1961 年的自由乘车运动等等之后,美国黑人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不断上涨的民权运动在美国黑人尤其是在小说所提及的像黑人看护这样的年轻黑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激发了他们要求实现全面平等的渴望。在美国黑人已取得的成就和光明前景的鼓舞下,他们迫切渴望融入白人社会,憧憬着他们的未来和白人青年一样的灿烂辉煌,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公民。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心理,他们的梦想一次次地受挫、破灭。尽管置身于美国社会,美国黑人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仍被视作二等公民。只有在像二战和后来的越战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才能在战场上基本获得和白人同等的地位。此外,固有的黑人民族文化印记难以磨灭,尽管他们努力使自己趋同

于白人的文化价值观,那也仅仅是一群有着“黑皮肤白面具”的边缘人。这种模棱两可的文化身份给他们尤其是给年轻的黑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使他们生活于两种对立和错位的文化夹缝中。由身份困惑带来的灵魂的折磨、文化的错位和希望的屡次破灭导致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和对白人的强烈憎恨,反映了在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的毒害。

## 五、结语

无论是桀骜不驯的无赖麦克墨菲还是无声的控诉者布朗顿,又或是可恨又可悲的雷切德护士还是施虐狂的黑人看护,在本质上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曾被看作是美国社会的边缘人群,都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但他们后来都成了反文化运动积极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摒弃各种陈规旧俗,寻求能够给予感官刺激的种种真实体验;觉醒了的美国印第安人开始索要回他们的土地,争取权力并由此引发了“红种人权力运动”;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了家庭主妇这一专职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争取她们长久以

来被忽略的应有权利;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在更深更广的领域内为争取民权做着不懈的努力。从这点来看,《飞越疯人院》有着浓重的反文化元素,肯·凯西似乎预见了即将到来的反文化运动。但历史是有延续性的,实际上,反文化的端倪在50年代末业已出现。莫里斯·迪克斯坦曾指出,“六十年代的新情感异常普遍;现在回顾起来,我们能够看到它如何触及我们文化的每一个角落,而任何一个角落在仔细观察之下都有助于揭示全面的骚动和改革运动。”<sup>[4]</sup>年代初,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尚未成型,但当时有的反文化因素业已具备,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垮掉的一代”作为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先驱已作了预演。此外,小说对部分尚未出现的反文化因素还有一定的预见性,凯西涉及了许多和反文化运动相关的主题,包括从压抑的权威中获得自由和更解放的性观念等等。因此,这些“边缘”人物成为小说的主体绝不仅仅是一个偶然,小说本身就是那样一个骚乱动荡年代反文化运动的特定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垮掉派运动向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过渡,堪称一部反文化运动的力作。

## 参考文献:

- [1] 赵梅. 美国反文化运动探源[J]. 美国研究, 2000(1): 68-97.
- [2] Kesey, Ke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M]. New York: Viking, 1962.
- [3] 李公昭. 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M]. 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0: 326.
- [4] 莫里斯·迪克斯坦. 伊甸园之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96.

#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and the American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DONG Xiao-yan<sup>1</sup>, CHEN Yan-long<sup>1</sup>, SU Xin-lian<sup>2</sup>

-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Jiangsu Xuzhou 221008, China)

**Abstract:** I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Ken Kesey subverts the traditional images of rogue, Indian, woman and the black. These marginal groups who used to be excluded b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embark upon the political venture in the *Cuckoo's Nest*, epitome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the six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not only reproduces the conservative and silent fifties but also predicts the nonconformist and uproarious sixties, being the certain product of the turbulent and uproarious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as well.

**Keywords:** Ken Kesey;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subversion of the tradition;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丁 一)